

遼寧文史資料

第十二輯

0.6

2

遼國文忠公集

卷一百一十五



K250.6

38

2:12

辽宁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B

· 257446

辽宁文史资料

Liaoning Wenshi Ziliao

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大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2,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6 $\frac{1}{4}$

印数: 1—4,0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鸿宾

责任校对: 周全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统一书号: 11090·159

定价: 1.20元

编 辑 凡 例

一、本选辑的编刊，是为了积累、保存、核正所征集到的史料，供历史研究的参考，并用以推动史料的征集工作。

二、本选辑所刊载的史料，多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内容可能不尽翔实，观点也可能不完全正确，本选辑所刊资料，欢迎阅者提出补充和订正意见。

三、本选辑对来稿，可加以综合、删节、选录和作文字修改。

目 录

跟随张学良将军前后

.....赵新华 口述 孙 震 何再冶 整理 (1)

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财经概况 (1928—1933年)

.....荆有岩 (27)

张学良将军在沅陵凤凰山纪实...姜宏顶 胡兰宁 整理 (40)

辽宁陆军粮秣厂事略.....温滋泉 (45)

东三省官银号.....荆有岩 (53)

“东三省官银号”简介.....吴景勋 (78)

东三省近代货币金融.....许阶平 (83)

沈阳五十年中的金银业.....赵瑞馥 (104)

沈阳志城银行始末.....罗守纯 (115)

瀛西药房是怎样经营起来的?王福安 (123)

所谓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刘黔贵 (128)

东北中医之兴衰.....彭静山 (137)

金佛被盗疑案.....戴明久 整理 (145)

解放前辽阳教育概况 (1904—1946年).....杨效震 (154)

忆“竞存学校”

——怀念车向忱校长.....李 震 (182)

· 小资料 ·

奉天银元局沿革.....刘世荣 整理 (191)

跟随张学良将军前后

赵新华 口述 孙 震 何再冶 整理

一九八三年五月，我接到了中央历史博物馆给我寄来的奖状和一封信，信中感谢我无偿地献出了张学良将军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写给东北军将领的手令复印件等文物，并告我这些文物已开始展出，随信寄来一百元钱，表示奖励和纪念。

这封信又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对张学良将军、周恩来总理等杰出人物的怀念。五十多年前的一段经历又在我脑海里翻腾起来。

一、我是怎样进张公馆的

我原名叫赵国清，“九·一八”事变后改名赵新华。十六岁学裁缝，我兄弟赵国栋在兵工厂工作，经他介绍，一九二八年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有一次，张学良将军到工厂视察时，我见到了他。这以后又先后见过几次，但都是一走一过，没有说过话。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

记得那阵子大帅府的一些副官常去做衣服。张学良将军有一个副官叫夏宝珠，他同兵工厂稽查员张子明很好，张子明同我是磕头兄弟，通过张子明我认识了他。

有一次，夏副官随张学良将军一起到兵工厂来，我正好遇

上。张学良将军穿一身深灰色料子西服，衣料很好，听说是日本犬养毅首相送给他的，可是上衣做的有点毛病。有一个袖子袖头料子缝没对上，看上去有点往外扭。我就对夏宝珠说：

“少帅的衣服有毛病啊。”夏宝珠说：“是呀，少帅早就看出来，可收拾不了。你能收拾吗？”我说：“你拿来吧，我试一试，我琢磨着差不多。”

过了几天，夏副官真的把衣服拿来了。我把袖子拆开，把长的那边去了点，短的那边喷水用烙铁加热后，往出抻了抻，完事又缝上了。这回儿，缝基本对上了，不仔细瞅是看不出什么毛病了。衣服做好后，夏宝珠又拿走了，我没有同张学良将军见面，听夏宝珠说张学良将军挺满意。后来，夏副官又让我为张学良将军改过一条裤子，藏青色的。

“九·一八”事变以后，兵工厂让日本人占了，我不愿意侍奉日本人，就离开了工厂，我随东北军季殿凤旅长带的一百多人去关里。

当时，日本兵十分嚣张，锦州以东地区都不大安全，遭遇战时常发生，因此在途中我们高度戒备，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准备战斗。

一天晚上，我们行至大凌河东岸的一个村庄住了下来。这个村紧靠公路，半夜时分，哨兵听到远处有汽车的马达声，马上报告季旅长。他一听，知道情况不好，立即招呼大家起身。可是还没等我们上马，村里是挨了两炮，几间房子起了火。季殿凤把手一挥，喊了一声：“上马，冲出去！”大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乱哄哄地往村外冲。谁知一到村口，立即被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压了回来。村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日本人包围了。

一看这火力，大伙就知道是日本鬼子的军队围上来了。季殿凤和大伙一碰头，决定带十几个人先打开一条通道，然后大

伙跟着往外冲。于是立即行动，季殿凤带领十几名马技好、手枪准的骑兵突然向路口冲去，其他人在路口附近隐蔽。由于人少目标小，没有引起敌人注意，一次就冲出去了。他们压住了村口的机枪，大伙随着就打出了村。

日本兵一看我们的队伍冲出去了，立刻发动汽车，加足马力紧追不放。敌人不断地向我们射击，密集的子弹落在我们的周围，打得直冒烟。当时被打下马的，大伙也无力援救，没被打下来的就边还击边跑。

跑了一程，天已放亮。忽见前面不远出现了一片小树林，大伙心中暗喜，心想只有我们一拐进树林，日本鬼子的汽车就没用了。可是刚到树林附近，却想不到树林里面有人朝我们打来了冷枪。从那稀落的枪声中断定，树林里埋伏的不是日本兵，而是少量土匪。大伙这个气呀，心想，日本鬼子打我们就够呛了，你们咋还乘火打劫呢？真是太可恶了！季殿凤立即命令侯排长带领一大部分人沿大路往前跑引走日本兵后，再折回来；一小部分人由他带领分两路向树林包抄过去。树林中的十几个土匪一看不好，撒腿就跑，我们就这样占领了小树林。侯排长带领的那部分人往前跑了不远，就下了公路，甩掉日本兵，也回到了小树林。这次遭遇战，使我们损失了好几个弟兄。

我们继续向关里走，走到了天津。在天津东北同乡会，又看到了夏宝珠。他一看到我挺亲热，问我：“你怎么也到这儿来啦？”我把情况一说，他挺同情，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现在还没有着落呢，得请你多帮忙啊！”他说：“那你就给司令做衣服。”我说：“那我等你的信吧。”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那时，少帅行营在北京，夏副官家也在北京。我等了一段

时间没有信儿，就直接到北京去找他。他见到我以后叹了口气，说：“唉不是我不守信用，少帅要出国了，现在正在上海戒毒。给少帅做衣服的事就得以后再说了。”他想了想又说：

“这样吧，我给于学忠写封信，让他帮你安排个地方吧。”我说：“那也行。”于是他就给于学忠写了一封信。

那个时候，于学忠是五十一军的军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住在天津海河北。我拿着夏副官的信去找于学忠，他把我介绍给民政厅。民政厅长叫魏健，“九·一八”事变时当过新民县县长。听说我是新民人，待我挺客气，让我到河北省易县去当公安局长。他告诉我易县县长也是你们新民县人，到那方便。可是我不愿意干。我说：“我还是干老本行吧。”他同意了。就这样，我到了五十一军辎重总队军工厂上班。这个军工厂其中大部分是东北军兵工厂的老底子，到那熟人挺多，又让我当了工长，负责裁衣服。

一九三四年，张学良将军结束了八个月的出国考察，回到武汉。我知道后往武汉给夏宝珠写过一封信。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

一九三五年五月节以前，于学忠被调到西安，辎重队也随他去了西安。我们到工厂住在西安东大街路北。这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已成立。张学良公馆也建立了。听说少帅府的人先来了一部分，不过少帅还没有到。

有一天在兵工厂突然碰到了夏宝珠，原来他已随同少帅府的人先来了。我俩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可真有耐性啊，还做这个呢？这回好了，副司令来了，你就到公馆去吧。公馆里还有你一个近同乡，叫刘海山，是新民旧门人，给副司令当副官，副司令很信任他。我们俩一同跟副官长说，准成。”

第二天，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刘海山派传达兵坐着小汽车到兵工厂来找我。到来就喊：“谁叫赵新华”。我说：“我是赵新华。”“请你上车吧。刘副官和夏主任请你去。”这时，夏宝珠已经当上呈启处主任了。我一看小汽车，车号是七〇四，吓了一跳。我知道七〇四号车是少帅夫人于凤至坐的，这车哪能让我这样身份的人坐呢？我赶忙问：“弄错了吧？”传达兵说：“你不是辽宁新民县的吗？”我说：“是呀！”他说：“那没错，就找你，上车吧。”这我心才落了底。

上车后直奔张公馆，进院后车头还没拐过来，夏主任和刘副官就迎出来了。夏主任拍着巴掌说：“哎呀！来啦！来啦！我们还怕你上街玩去了呢！来来，介绍介绍。”他指着刘海山说：“这就是你的近同乡刘海山，刘副官。”又指着我对刘海山说：“这是赵同乡，赵新华。”没等他介绍完，我们的手就已经紧紧地握在一起了。刘海山问我：“工厂那边有事吗？”我说：“没有什么事。”“那好，咱们三个出去蹓蹓蹓蹓吧。你是喜欢听戏还是乐意看电影？”我说：“哪样都行。可就是让你们破费了。”刘海山说：“这说哪去了，他乡遇故人，这是幸事。走！”我们来到街上，刘海山掏钱，我们吃了一顿饭，又看了一场电影。晚上回到工厂已经小半夜了。第二天吃完晚饭，他们又来找我，到公馆先洗了个澡，完事又是我们三个人一起上街看的电影，过不多日子，经夏宝珠、刘海山二人给副官长谭海介绍，我就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公馆。

二、在张公馆的日子里

张学良将军在西安的公馆，住在金家巷五号。原是西北军一个军冯钦哉的公馆。这个公馆大门朝北，四周有一人多高的青砖墙。进门后左侧有一排房子，第一个门是传达室，紧接着

传达室的是承启处，但与传达室隔一道门，门边还有一道岗与第一排房子平行的有三栋楼，张学良将军与家眷住在中楼，卫士与几个处的工作人员住在西楼；秘书与外来客人住在楼。西安事变前后，有一位刘先生就住在那儿，后来，周恩来、董必武也在那儿住过。三栋楼的后面，还有一排房子，伙房和会计等行政事务部门就在那里。

张学良公馆的外边由手枪营站岗，里边都是卫士站岗。张学良公馆共有六十名卫士，都是尉官；有八名副官，都是校级军官；副官之上有一名副官长是少将军衔。西安事变前后，副官长是谭海，他也是东北人。承启处有一个承启主任，一个承启副官，一个二等录事，两个当差的共五人。那阵子承启主任是夏宝珠。承启副官是刘世斌，辽阳人。我是二等录事。

承启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登记、接待、安排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不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一般由传达室接待。要见张学良将军的人，由传达处把名片送到承启处，承启处登上记。写明姓名、职务，然后报张学良将军批。记得当时有的批上午见，有的批下午见，有的批明天见，也有批不见的。张学良批回来后，由承启处通知。凡是来见张学良将军的人，一律不能带武器。通过门岗，由传达室过来到承启处，一般都要在承启处稍候一会。东北军军官及其它客人，到承启处以后，一般都把风衣、帽子等脱掉，挂在承启处。见张学良将军回来以后再经承启处出去。客人见张学良，大多数是在张学良将军的会客室里，会客室在张学良将军住的那栋楼楼上。

我被调到承启处去当录事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事。

十一月上旬的一天，夏宝珠告诉我司令部的副官处马处长找我，我去了以后，马处长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调查一下西安城里和市郊各个部队的分布情况，包括中央军、西北军、东

北军的留守处、办事处、仓库、部队人员及武器装备等情况。马处长交给我一个簿子和一封司令部副官处的证明信。我拿着信去调查。在调查时，东北军当然没什么说道。西北军也没出什么差头，就是调查中央军时，遇到点麻烦。

那时，中央军驻在西安的部队有三个，一个是胡宗南的第一师留守处，一个是中央十二师，还有一个师现在记不起他们的番号了。我们调查到他们那里时，他们不让调查，傲气十足。我拿出了证明信，他们仍然不答理。我回去一说，副官长谭海又给开了个特别证明，另外派了一台小汽车，让我坐着小汽车去，这回他们才让调查。

调查完，我把那个簿子交到司令部副官处，记得那正是西安事变前二十几天的事。

三、少帅生活点滴

进张公馆以后，同张学良将军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了。我还没扔了本行，给他做过三套衣服。一套灰马裤呢中山服，一套藏青色的中山服，还有一套灰布红军服。

那套灰布红军服是一九三六年秋天做的。是少帅上陕北同红军会谈时穿的。这种灰布服当时一共做了三十多套，经我手就做四套，要的挺急，要求三天做完。这些服装都由我承办，但我只做少帅穿的一套，别的都是由副官张庭宴到西安福康洋服店做的。

少帅对衣着挺讲究，给少帅做衣服得试三次样子。先是裁好了，用线缝上，试试样子，有毛病再改一改；第二次，除了领子、袖子不上，别的都做好，再试一下；第三次就是都做完了，再试一次。每次试衣服，都是副官李晓晨通知我。

少帅待人挺和气。每次去给他试衣服都挺客气，进屋后，



当年的张学良将军

他就站起来，用手示意让我坐下，并让副官李晓晨沏茶，端上两盘点心，一盘糖果，一盘烟卷。让他试衣服，也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后来熟悉了我也随便了。他问我家里人口，父母情况，多少房子地，结婚没有？少帅关心地说：“你家有兄弟，给家写封信，可以叫家里的来。”我当时很感激，眼泪在眼圈里转。以后我给家里写了信，也接家里来关里了。

少帅待人和气、热情，听夏主任他们说，少帅对哪个人最不满意时，也不骂人。只是拍桌子说：“你这个人真混”，对谁最生气的时侯，他才这么说一句。这种情况是不多见的。

在张公馆，早晚都能见到少帅。吃饭他同公馆的卫士、副官是一个食堂，不过他是先吃，我们后吃，饭菜差别也不大。不同的就是他喝牛奶，每天早晨一碗牛奶。那阵子，他生活上比较节俭。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就抽中国烟、喝中国酒。抽烟一般都抽“白金龙”牌香烟，酒一般喝“西凤”、“汾酒”等。

少帅戒鸦片烟很有毅力，听夏宝珠讲，少帅开始戒烟受不了，得打药针。以后药针也不打了，有时受不了，于凤至夫人劝他再打药针。他说：“我宁肯为戒毒而死，也不能为吸毒而死。”一位意大利医生提出营养灌肠的办法，把小鸡和牛肉放在一起熬，然后用汤灌肠，一天两次。十多天就好了。

少帅爱好体育活动，经常打高尔夫球、网球、踢足球。“成城球队”是东北军的足球代表队，就是少帅亲自关注下建立起来的。在西安比赛还得了头彩，受到少帅的奖励。比赛那天我们都随同少帅去看踢足球，足球踢进网去，少帅鼓掌祝贺，踢不进去少帅为之惋惜。

那时候，于凤至夫人和赵一荻小姐也都在西安。清早，少帅、于凤至夫人、赵一荻小姐领着孩子到楼外散步。赵一荻小姐生个男孩，那年五岁，叫张闾琳，很聪明。少帅很喜欢他，他逗着闾琳在草坪上玩，有时他还教闾琳古诗。

少帅每天在公馆按时去司令部上班，七点多他就在楼下等汽车。有时不去司令部办公，我们就猜出今天来张公馆的人准多。记得东北同乡，在西安的“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王卓然、车向忱、宋黎等人常来张公馆。每次，少帅都送到楼口，招手再见。少帅和杨虎城将军亲如兄弟，有时杨将军来张公馆，和我们亲热打招呼。杨将军有时和少帅坐一个车出去，他们在车里谈笑风生，我们几个人见了真高兴。

四、试骑“盖西北”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八匹好马，其中一匹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七岁口。据张学良讲，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还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四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他给各军下了通知，找能人试骑“盖西北”。可是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没有回音，没有人敢试。张学良将军为这事挺着急。

没人敢报名试骑的原因是因为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说日行八百都发怵，一般地说，一天跑个三、四百里就算好马了，跑八百里还不得象风似的。再说，这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哑号，谁也不知道，骑不好丢人不说，还兴被拖死。另外，大伙对马鸿逵这个人也心存疑虑，都听说他很狡猾，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不是故意弄匹马逗逗东北军呢？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没有人敢报名。

一天，刘海山副官告诉我说：“司令找你。”因为张学良将军也经常找我有事，所以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见到张学良。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听了以后，倒吸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就会伤少帅的心。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将军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下星期一试骑，你好好准备一下。”并让副官夏宝珠通知东北军各军师长和杨虎城主任、邵力子主席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是刘海山副官向张学良将军推荐我试骑的。有一天，张学良将军和刘海山唠嗑。说起“盖西北”的事，张学良将军气得直拍桌子。他说：“咱们东北军四十多万人就没有一个人能骑这四匹马？传出去多让人笑话。”这时刘海山对他说：“我看不用到别处找，咱们公馆内就有人能骑。”张学良将军说：“谁”刘海山说：“赵新华”。张学良将军说：“赵新华？我怎么不知道，他骑马能行吗？”刘海山说：“行！不

信你找他来问问。”就这样，张学良将军才让他来找我。

刘海山为啥推荐我呢，这里有这么一段过节：我小时候就喜欢骑马。在彰武开军衣庄时，又跟汪柏浒学过骑马。汪柏浒是东北军十四旅留守处一个连长，骑术很高明。他曾经和别人打赌，他骑在马上，把一根绳子坐在屁股底下，绳子头上打个结，他说谁要是把绳子从他屁股底下拽出去，就算他输。有一次三个人拽，把马拉得直往后退，绳子硬是没拽出来。汪柏浒告诉我，马欺负人，你越发怵，它越凶势，你放大胆子骑上去，把腿夹紧，它再趑趄子你也别松手，它跑你就让它使劲跑。越快越加鞭。不管多生性的烈马也能驯服。在他的启发下，我的马术也日渐提高，后来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也没摔下来过。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我还骑过一匹好马，这匹马是一个外号叫“老八点”的土匪头子骑的。这匹马一天能跑四百多里，另外这匹马还有两个特点，一是跳得高，跳得远。和马头一样高的墙它一跳而过，二丈多宽的沟能一跃而过；再一个是通人性。在街上跑时，你用手一拍它的前档，它马上放轻脚步。紧贴房墙根走。因为这两个特点，“老八点”对它爱如掌上明珠。“九·一八”事变时，“老八点”被东北军骑兵第三旅抓住了，怀疑他同日本人勾结。入狱前他托人保护他这匹马。他说：“谁替我保养这匹马，我出来时除了我脑袋以外，别的要啥我给啥。”后来他的朋友托我养这匹马。我从锦州去天津的路上就是骑的这匹马。“老八点”被放出来，送给我两支德国造手枪做为报答。这些事我都跟刘海山说过。另外，刘海山平时也看我在马匹管理所骑过马，他觉得我有两下子，这才向张学良将军推荐我。

虽说有这么一段经历，可究竟没骑过这么快的马，所以答